

《戚林八音》的作者、成書年代及其淵源

李竹青

1. 《戚林八音》的歷史價值：

《戚林八音》是最早的一本南方方言韻書。它是福州方言的最早的詳細記錄。現代學者對福州方言的研究都以它作為起點。書裏編集的一萬個左右的字音完整地體現當時的方音系統，不少字是當時當地流行的俗字，還有一些音是現在已經無人知曉的字音或方言詞讀音。這本韻書不但是早期福州方言的寶貴資料，而且是方言學史上的一個新突破，一個里程碑。在音韻學史上，提起與口語結合的韻書，人們總是第一個提到《中原音韻》。多數人認為它是依照元代大都音編成的一本韻書。直到今天，它一直被作為早期官話的一個寶貴記錄。然而，《中原音韻》的主要目的只是為北曲創作提供正音的標準。在方言學史上，第一本為方言的語音和詞匯而編的韻書，則是《戚林八音》(以下簡稱 QL)。它集音韻學之精華，第一次運用傳統的聲韻調分析法整理出方音的系統。如所共知，漢字是時貫古今地蓋南北的，而語音則時有古今地有南北，QL 雖然是字音的歸類，卻能從實際的方言口語出發，記錄了單字在不同詞匯裏的方言讀音，有些無字可寫的方音則用當時流行的俗字，記錄下來，有些字用作方言詞具有不同的含義也加以一一注明。就這樣，《戚林八音》為我們保存了早期福州話的全貌，使我們對福州話的研究推前了幾百年。許多南方方言都經歷了複雜的變化過程，像福州話這樣，存有早期的方言全貌，使我們能夠了解它在數百年間的流變，真是難能可貴。不謹如此，QL 還在音韻學史和方言學史上開了南方韻書的先河。受到 QL 的啟發，南方許多方言都陸續編了韻書，並且在體例上受到它的影響。使我們今天的南方方言研究有更多的寶貴資料，因此，無論是它本身的價值或是就它的影響而言，QL 都是方言學史上的一個最重要的成就之一。

1.1 《戚林八音》的結構

《戚林八音》是兩本書的合稱。一本全名是《戚參軍八音字義便覽》，另一本是《太史林碧山先生珠玉同聲》。全書分為四卷，沒有明確的分卷標準，只是為了裝訂方便。正文裏的每一頁各分上下，用線隔開，上半頁是戚書，下半頁是林書。彼此並不對照。兩書列字都是先分韻，再分聲，最後分調。戚書將韻目編成一首詞，林書的韻

目代表字只求韻母的一律而不求組合後有意義。下邊是戚、林二書韻目字的比較，左列是戚書的，右列是相應的林書韻目，再右一列是這些韻目所代表的韻。羅馬字採用早期教會字典 Maclay & Baldwin 的注音。(見附表一)

聲母的代表字在兩個版本裏都組成一個詞，但林本的詞中有不少多餘的字及一些錯誤。下表仍以戚本為主作比較；林本的詞另列在一旁作參考，括號裏的字是多餘的字。林本的錯誤可以很明顯地從表上看出：悉代表 /K'-/；聲代表 /t-/；皆代表 /t'-/，鳥代表 /ŋ-/，下列是二書聲母的比較，排列如表一。(見附表二)

在聲母之下分出的聲調由不同的圓圈表明：

- 虛環有音無字
- 實環有音有字

◎ 重環同音(重環有時也用「◎」標出)

所謂的「重環」在字典正文常常是圓圈中間一個黑點。但由於沒有類似的標號，兩種符號同時代表一類字並不會引起誤解。這裏的「同音」需要作一些解釋。福州話有七個聲調，按 QL 所採的聲調順序如下：

陰平 1 陰上 2 陰去 3 陰入 4

陽平 5 陽上 6 陽去 7 陽入 8

按照 QL 的編排，「同音」的◎指的是第六調「陽上」，因為古全濁聲母上聲字都混入陽去(第七調)，所以這個「重環同音」實際上是一個空音。為求平上去入各分陰陽的整齊格局，作者還是分列八環。拼音呼讀時則用第 2 調(上聲)放在第六調位置上重覆出現，即「公滾貢谷，羣滾羣掘」，這就是所謂的「同音」。

QL 的正文之前有《林碧山凡例》和《戚參軍例言》是教人如何使用這本字典的說明書。林書的「凡例」是戚書的「例言」的仿作和刪節。「例言」詳細說明了拼音查字的基本方法：「是編之理，先宜熟讀『春花香』三十五字母，次則凡一字母均以柳邊求氣低……三句定出一類十五聲，然後每聲又順口調為清濁高下、平上去入各四聲，則字隨唇喉齒牙而得矣。」然後列了「三十六字母」(即韻母例字)，「十五聲」(即聲母例字)和「八音」(聲調例字)。最後是「嗽語」「嗽語切」各一大段。這種例言在傳統韻書中並不多見，能夠詳盡地用通俗易懂的語言來解釋拼音查字的基本方法，是本書的一大特色，這說明字典是為普通大眾編寫的，有別於傳統的為文人所編寫的韻書。

2. 戚林二書的作者

2.1 作者問題研究的回顧

由於缺乏有關史實，戚、林二書的作者至今沒有一個令人滿意的答案。這個問題的討論焦點主要集中在戚書的作者上。關於戚書的作者的討論始於羅常培，羅首先指

出陳第與戚書的關係「據明史戚繼光並沒有著錄八音字義便覽一書，不過，嘉靖四十一年(1562)繼光征倭至連江，陳第曾替他定平倭策。後來繼光作福建總兵，提拔陳第作三屯車前營游擊將軍。陳第對於音韻學是研究有素的，那末，《八音字義便覽》如果不是後人依托，或者受了他的不少熏陶」。後來的一些學者多朝這個方向探討陳第與戚書的關係。但是由於缺乏更多的史實，戚書的作者問題還沒有更大的突破。鄒光椿和林寒生提出過一些新的看法，鄒的結論是「因此，現有的這本書應該是由許多人(包括掛名和不掛名的)共同完成的。」(P. 86)這是一個很含糊的答案。事實上掛名的人未必與此書的編纂有關，說是掛名的人和不掛名的人「共同完成」也缺乏根據，並不能算是一個答案。林特別強調了戚書與戚繼光的軍隊的關係並以此證明陳第與戚書有關。他的主要論點是：第一，陳第在戚繼光的軍隊中任過職；第二，戚書前言有兩段關於嗽語的說明，用來解釋戚書中的拼法；第三，嗽語與軍中所用的「哨語」在福州話中同音，所以應是同指一物。

以嗽語和哨語的關係來探討作者的做法是十分牽強的。首先，嗽語是民間早已流行的秘密反切語，戚書的切字法同它並不相同而是「相反」的，《戚少保年譜》轉引《道光舊譜》時只是戚繼光趨訪陳第的短暫時間裏「促膝畫策」，所謂「秘軍聲作八音以通語」也並無「哨語」的說法，即使戚書所說的「嗽語」即「秘軍聲」的「哨語」，也不可能是拿所編的《八音》用作「哨語」而是拿民間已有的「嗽語」作通行的口令。再則，嗽語不但不能證明陳第與戚書的關係，而且從某種意義上提供了陳第參與編寫的反證。嗽語即是趙元任先生在1931年詳細討論過的「倉前瘦」，它只是流行於社會底層的一種秘密反切語，而陳第則是有社會聲望的學者，雖然，陳第作《毛詩古音考》和《屈宋古音義》是在數十年後離開軍界的事，但《八音》裏所編的韻目歌訣的文字水平確實和陳第的文學修養相去甚遠，很難說明《八音》的編寫和陳第有直接的關係。

早在1930年，陶燠民在他的《閩音研究》裏提過一種流行於福州的秘密語，叫「倉前瘦」。但是由於介紹過於簡略，沒有引起很多人的注意。第二年，趙元任先生發表了「反切語八種」，詳盡地介紹了八種流行於各地的秘密語，福州的倉前瘦為其中之一。

要了解福州的反切語，我們得先注意福州話的幾個特點。第一，福州話有較為複雜的連讀變調，這些變調規則也同樣用在秘密語裏；第二，中高元音在曲折調裏發成低一度的音，其中三個高元音變為雙元音；i → ei；u → ou；y → oy。反切語的定則如下：

- (1) 基本原理跟反切是一樣的，但是聲母字韻母字的次序是倒的。
- (2) 聲母字附加韻依本字韻母跟聲調的性質用 i，i 或者 ik (升降和平調)；eij

和 eik (曲折調)。

- (3) 韻母字附加聲母用 l-，其聲調按變調規律變化。
- (4) 聲母字的聲調不受變調影響而韻母則依變韻規則發生變化。
- (5) 純鼻音字不切，或把本字說兩次。

以下是一些反切語的拼音的例子：

媽 ma⁴⁴ 拉—咪 la⁴⁴ -mi³³
唐 touŋ⁵² 郎—亭 louŋ^{52 / 31} -tiŋ⁵²
約 io²³ 掠—壹 lyɔ^{23 / 22} -eik²³
好 ho³¹ 老—喜 lo^{31 / 23} -hi³¹

拿戚本前言所解釋的嗽語與趙先生所描寫的「反切語」相比較，二者的所指顯然是相同的：「嗽語切與切字法相反，切字以上字標作下字作箭，嗽語切以下字作標上字作箭。」……「上字不離三十六韻柳字八音，下字不離賓之二韻。如上平牽字，嘴前話曰輕牽，嗽語轉音四楞輕。」那麼，嗽語與反切語的關係的意義在哪裏呢？我們最少可以從幾方面來看：

第一，它說明陳第不可能是戚書的作者。嗽語，陶氏指出，乃「倉前山流氓所用」。我們不去追究他所指的「流氓」是甚麼人，但最少可以認為是一幫社會底層的人，或是黑社會的組織。事實上，至今這種「嗽語」(瘦語)在老年人當中還有人會說，但也都是些文化不高的「下里巴人」，有教養有文化的人倒是說不來的。而當年的狂生陳第，是個知名的文人，是有社會地位的學者。很難想像，富於音韻學修養的陳第會去詳盡地解釋一個社會底層流行的秘密語的拼寫方法。而在戚本序言裏嗽語的解釋法佔去了兩大大段，反切法反而只有一段。

第二，戚書對嗽語的解釋是水平不高的，還表現權「嗽」字上。陶燠民用了「瘦」，應是本字，《集韻》瘦：蘇後切，音叟，隱也。戚書「嗽」有時溝、時郊兩切，瘦字未收，本應讀時溝切，因為嗽的白讀時郊切更為常見，受戚書寫的「嗽」的影響，後人均讀語的為時郊切。這一點也正說明了戚書為甚麼缺乏史料的記載。戚書本來就只是一本一時一地的方言土音的記錄，並非可登大雅之堂的學術著作，正統的文人們自不會對它有詳細的記載。

第三，由於戚書與反切語的密切關係，我們應該有理由認為戚書有別於傳統韻書的，是地道的民間之作，它所記錄的是一時一地的方音。

2.2 陳第是否戚書的作者？

以上的材料都傾向於否定這個問題。要進一步探討這個問題，我們還可以從兩方面來看，陳第的著作與戚書的關係；以及有關陳第生平的記載。

陳第平生最有名的著作是《毛詩古音考》和《屈宋古音義》。邵榮芬先生曾經專門討論過陳第的母語福州話與這兩本書裏反映的音系的關係。邵先生的結論是，這兩本著作裏反映的是明代末年福州話的系統，我們將先簡述邵的觀點，再加以討論。下列是邵先生的觀察：

1. 幫非：「基本沒有相通的例子，界線比較分明，可以肯定陳第時幫非兩組聲母讀音已經不同。」

2. 幫並：「陳第時並母已經失去濁音成分，變同幫母。」

3. 幫滂：「互注五次……不過大多不怎麼可靠。……幫滂互變是不大可能的。」

4. 明：「陳第時代明母顯然是一個獨立的聲母。」

5. 非敷奉：「三母互注，說明那時三母已經完全合併。」

6. 微：「與失聲母的影云以母互注，說明已失聲母。」

7. 精莊知章：「三母合而為一。」

8. 清徹初昌：「清徹初昌四母也已經合併。」

9. 端定：「端定合一。」

10. 泥：自注十次。

11. 娘：自注未見：「泥娘互注一次，互注的比例較小。不過現代福州話泥娘不分，都讀 n-，陳第音大概也相同。」

12. 來：「自注達二十六次之多，當是一個獨立的聲母。」

13. 見羣：「羣見兩母都讀 k-。」

14. 溪：「自注十八次，……應該是一個獨立的聲母。」

15. 曉匣：「匣母失去濁音成分，併入了曉母。」

16. 影雲以：「影雲兩母已經和以母合流，變成了零聲母。」

17. 疑：「疑母自注二十一次，而與影雲以三母互注十三次，疑母照理也已經失聲母。」「疑母之所以與影雲三母互注較多，大概是因為 ŋ- 在聽感上與零聲母字比較相近，致使陳第失察的緣故。」

重新讀過《毛詩古音考》，再將它與戚書比較，我發現以上所列的規律有些出入。首先，幫非也有互注的，證明二母有些交混（輕唇字白讀為重唇音）。其次微母在戚書裏也有歸入「蒙」母（m-）的，並未完全失去聲母，這與現代福州話亦相合。再則，陳第書裏端定、幫並、見羣合流，戚書並、定、羣亦有混入滂、透、溪的。最後，邵指出在《毛詩古音考》裏疑母有三分之一與零聲母互注。這個現象在戚書只有個別的反映，戚書的疑母字與零聲母字多數是分得清的，今天的連江話也大體如此，這一點可能是陳第長期住過北方受影響的結果。

可見，陳第書中所反映的方音與戚書所反映的方音並不完全一致，由此無法證明陳第就是用戚書的音讀去讀古籍的，也無法證明二者出自一個人之手。

誠然，《毛詩古音考》與戚書的性質不同，前者是古代經典著作的研究，屬於陽春白雪一類；而戚書則是下里巴人的東西。但是體裁和內容的不同無法彌合音類分合的重要差別。有著明顯差別的兩套音韻系統，不可能出自一人之手。即使是同一人在不同的時間地點的作品也是很難設想的事。更何況，用一本書裏極有限的目錄的互注來研究一個音系，似乎材料基礎太薄弱了。

從史料上看，陳第的生平活動倒有不少記載，但都沒有能支持陳第與戚書有關係的材料。

首先陳第沒有在福州居住過的記載，因而沒有熟悉當地土話的機會。其次，據《連江縣志》，陳第的藏書是「生平儲書最富，其後人所輯世善堂書目多唐五代遺書世所未見之本」(p. 222)，並沒有他對方言的興趣的記載；第三，據記載他作《毛詩古音考》的動機是：「世人知文不知音，何以被管弦奏廟朝？因作毛詩古音考。」(p. 222)最後，他所走過的地方裏，並不包括福州。當戚繼光南征之時，陳第仍在他的家鄉連江，當陳退出戚軍之後，便攜書遊歷於兩粵、吳、浙、晉、楚和宋，因而，無論是在陳第的作品中或是在他的生平記錄中，我們都沒有找到能證明陳第與戚書有密切關係的證據。

戚本的作者，推斷可能是陳第的人最多，可是從史實看來，陳第完全沒有可能作此書。那麼，到底戚書的作者是誰呢？

2.3 戚書的作者

戚書以戚繼光命名，可是沒有人認為戚是作者。這個看法是有道理的。戚明顯不可能作此書。他是山東人，南征到福建只是短短的幾年時間，而且這期間轉戰各地平定倭寇，根本無暇寫書，更何況要熟悉一個完全陌生的方言所需要的時間何止幾年！

除了戚繼光和陳第，所剩的名字便是署名的彙輯人蔡士泮了。蔡的名字從沒上過史籍，可是我們有理由認為他應該就是戚書的作者。

語言學這門學科在中國的文化史上向來是為讀經服務的「小學」。其研究的對象，則總是注重於典範的士大夫作品。凡是來自民間的都是不登大雅之堂之作。方言土語則往往被視為「匡謬正俗」的對象。QL 這樣的方言字典，當然也不可能是正統的語言學著作而被載入史冊。這本書的作者大概也就是入仕無門的潦倒文人，和自己所編的書一樣，輾轉於民間，卻也扎扎实實地為平民百姓的識字讀書服務著。在字典正文的標題後頭，蔡士泮明明白白地標明為匯輯人。編字典，不就是字的匯輯嗎？因此，在所有的跟戚書可能有關的人物中，真正的編者，應該就是匯輯人蔡士泮。

2.4 林書的作者

林書的作者類似戚書，書名都冠有名人及其尊稱——《太史林碧山先生珠玉同聲》。林碧山是閩侯縣人，1867年中舉人，次年選入翰林院為庶吉士，接著在保定任太守。在所能找到的關於他的史料沒有他任何學術研究的記載，更沒有他和《戚林八音》的關係的記錄。因而我們沒有任何根據認為他是林書的作者。

林書的校閱人是梅谷林濤。梅谷即今閩清。林濤1696年中舉，隨後做過保定知縣。很可能是林碧山任太守時的部屬，所以在書名上打了林碧山的旗號。作為校閱人，社會地位又顯然比編纂者高。當時的知縣只是一個七品的芝麻官，匯輯人陳他，也就和戚書的蔡士泮一樣不過是一個未能入仕的布衣了。基於同樣的理由，我們認為陳他也就是林書的作者。

2.5 書題

最後一個關於作者的問題是戚、林二書的題目。如果書名上的人名都不是書的作者，那麼為甚麼他這樣立題呢？在這點上，二書又是共同的：書名上的名字都是當時為人民所愛戴的好官。

戚繼光為平定倭寇南征福建。他的軍隊驍勇善戰，無往不勝，為民除患。福建人民所稱頌的這支「戚家軍」歷來威名顯赫，至今仍在沿海地區口碑不絕。在福建的「戚公祠」等古跡，為紀念戚家軍東征的「光餅」和「征東餅」也都是戚繼光留在福建人民心目中的形象的一個寫照。因此，如果說像蔡士泮這樣一個無名文人，或者落第書生在作完此書時，在書名上冠以戚繼光的名字和頭銜，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同樣，林濤在校對完陳他所作的書後，出於崇敬的愛戴，也把他的上級林碧山的名字和尊稱放進書名。

3.0 年代

既然，戚林兩書都托名於當地人民尊敬和愛戴的清官。這說明成書的時間應在戚和林二人在人民心目中影響最大的時候。戚家軍平定倭寇是公元1562—1573年間的事，那麼戚書成書年代應是16世紀末葉。至於林書，校閱人林濤是1696年中舉後任保定知縣，結識林碧山的，那麼成書的年代應在18世紀初。

4.0 《戚林八音》的編纂體例的淵源：

在編輯體例方面最引人注意的是將聲韻目組成詩詞的這個特點。為了便於背誦，將聲母字組成詩句的做法首見於明代蘭茂的《韻略易通》中的「早梅詩」。他用「東風破早梅，向暖一枝開，冰雪無人見，春從天上來」20個字分別表示當時的20個聲母，在聲母方面，戚林二書都把代表字編成詩句，在戚書，連韻母字也串成具有一定含義的長短句。（詳見上文）這顯然是受《韻略易通》的影響。

除了以上的共同點外，《威林八音》與《韻略易通》還有很多類似之處。二者都先分韻再分聲，最後分調，這個做法與切韻系的韻書完全不同，顯然是吸收了《韻鏡》系等韻圖的成功經驗，為使普通民衆查閱便利。這一點在《韻略易通》裏說得很明白：「古之韻書本為賦詠者設，所以一字二三其音；又必取經史所載，此編特欲便於識認，凡篇韻所不載，俗用之不可無者，旁採百家之異同擇善從之……。」(p. 11)

QL 的作者沿用《韻略易通》的體例，顯然也出於相同的考慮。

從《韻略易通》又可上溯到《五音集韻》。《五音集韻》之前的韻書，聲母的安排都如《切韻》，沒有一定的順序。《五音集韻》開了按順序排列聲母的先河，許多在這之後的韻書，如《古今韻會舉要》和《中原音韻》都採用了這個改進了的办法。到了《韻略易通》我們看到了如上所述的新創造。QL 可以說是集各家之所長，採用了當時許多注重實際而且行之有效的編排方法來編書的。雖然，QL 的作者都是下層的文人，在這一點上，他們卻是很有見地的，也是值得稱頌的。也正因為如此，QL 才有那麼強的生命力，流傳四百年而不衰，也才有那麼大的影響，成了後來許多方言韻書的範本。

5.0 結語

本文系統地討論了有關《威林八音》的一些歷史背景問題，在這些問題上歷來衆說紛紜，雖然我們還缺乏能最後證實我們推斷出來的答案的歷史記載，但是從各方面的分析來看，對所得的結論是有信心的。在作者的問題上有些與衆不同，加功於兩位身為布衣的失意文人，但這是排除了所有其他的可能性之後得出的結論。對於其他問題的答案，多受益於各師長的研究成果，也基於本文作者所能找到的所有的史料。就這本韻書的性質和意義而論，無論是在中國音韻學史還是方言學史上來說都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很值得對它進行系統的研究。

表一：威林二本的韻目比較

QI	LIN	Maclay & Baldwin
春	公	ung/ong, uk/ok
花	瓜	wa, wah
香	姜	iong, iok
秋	周	iu/eu, iuh/euh
山	干	ang, ak
開	哉	ai, aih
嘉	佳	a, ah
賓	京	ing/eng, ik/ek
歡	官	wang, wak

歌	高	ó, óh
須	車	ü-ëü, üh/ëüh
杯	盃	wi/woi, wih/woih
孤	姑	u/o, uh/oh
燈	庚	eng/aing, ek/aik
光	光	wong, wok
輝	龜	wi/oi, wih/oih
燒	嬌	ieu, ieuh
銀	恭	üng/ëüng, ük/ëük
缸	綱	ong/aung, ok/auk
之	箕	i/e, ih/eh
東	江	ëng/aëng, ëk/aëk
郊	交	au, auh
過	朱	wo, woh
西	街	á, áh
橋	裊	i, o, ioh
鷄	圭	ié, iéh
聲	正	iāng, iāk
催	催	oi/ói, oih/óih
初	梳	ë/aë, ëh/aëh
天	堅	iéng, iék
奇	迦	iā, iāh
歪	乖	wai, waih
溝	勾	eu/aiu, euh/aiuh
		(kié)
		(ng)

表二：戚林二本的聲母比較

QI	LIN	M & B	Modern FZ	LIN's ci
柳	柳	l	l	柳邊求美女
邊	邊	p	p	波[面] ¹ 鳥亦之
求	求	k	k	[雅音]風出[喜]
氣	悉	k'	k'	聲授悉皆[知]

低	聲	t	t
波	波	p'	p'
他	皆	t'	t'
爭	之	ch	ts
日	女	n	n
時	授	s	s
鶯	亦	O	O
蒙	美	m	m
語	鳥	ng	ŋ
出	出	ch'	ts'
喜	風	h	X

1 括弧之內的字是多餘的字。

REFERENCES

- Adam, T. B. 1891. *An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Foochow dialect*. Fuzhou: 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 Press.
- Baldwin, C. C. 1871. *A manual of the Foochow dialect*. Fuzhou: Methodist Episcopal Press. (Revised and enlarged edition, Fuzhou College Press. 1909.)
- Chén, Di 陳第 (1541–1617). *Máoshī gǔyīn kǎo* 毛詩古音考. Taipei: Guzngwen shuju 1966 edition.
- Qū Sòng gǔyīnyì* 宋古音義. Taipei: Guangwen shuju 1966 edition.
- Chén, Yǎn 陳衍. *Mínhóuxiàn zhì* 閩侯縣志. In *Zhōngguó fāngzhì cóngshū* N. 30. Taipei: Chengwen chubanshe. 1966 edition.
- Fújiàn Shěng zhì biānjiǔ bù 福建省志編輯部. *Fújiàn Shěng zhì* 福建省志. [*Annals of Fujian Province*.] *Unpublished manuscript* 未刊稿.
- Fújiàn tōngzhì jú* 福建通志局. 1968. *Fújiàn tōngjì* 福建通紀. [*General record of Fujian*.] Woodblock, 311 juàn. Taiwan Datong Shuju.
- Huáng, Gōngshào and Zhōng Xióng 黃公紹, 忠熊. 1867. *Gǔjīn yùnhuì jǔyào* 古今韻彙舉要 [*Collections of ancient and modern rimes*.] Reprinted by Huainan Shuju, 1883.
- Lán, Mào 蘭茂. 1972 (edition). *Yùnlüè yītōng* 韻略易通. Taipei: Guangwen, shuju.
- Lín, Hánshēng 林寒生. 1985. "Fúzhōu fāngyán zìdiǎn *Qì Lín Bāyīn* shùpíng" 福州方言字典《威林八音》述評. [*Comments on Qi Lin Bayin* — a ictionary of Fuzhou dialect.] *Cishu Yanjiu* 34. 95–100.
- Liú, Yèqiū 葉秋. 1963. *Zhōngguó gǔdài de cídiǎn* 中國古代的辭典 [*Ancient dictionaries of Chinese*.] Beijing: Zhonghua Shuju.
- Maclay, Rev. R. S. and Rev. C. C. Baldwin. 1898. *An Alphabetic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of the Foochow Dialect*. Fuzhou: 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 Press. (Revision of an 1870 edition of the dictionary.)
- Qi, Jiguāng and Bishān Lín 戚繼光, 林碧山. 1749. *Qì Lín Bāyīn* 威林八音. Jin'an: Songshan Shuwu.
- Shào, Róngfēn 邵榮芬. 1985. "Míngdài mònián Fúzhōuhuàde shēngmǔ xìtǒng" 明代末年福州話的系統 [*The system of initials of the Fozhou dialect at the end of Ming dynasty*.] *Zhongguo Yuwen* 2. 121–129.
- Tao, Yùmin 陶燠民. 1930. *Mínyīn Yánjiū* 閩音研究 [*Phonetics of the Foochow dialect*.]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1: 4. 445–470 and table. (Also published in 1956 by Beijing: Kexue Chubanshe, as a separate book.)

Zhào, Chéng 趙誠. 1979. *Zhōngguó gǔdàide yùnsū* 中國古代的韻書. [Ancient Chinese rime books.]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Zōu, Guāngchūn 鄒光椿. 1986. “*Oi Lin bāyīn zuòzhě chūtàn*” 威林八音作者初探. [A brief survey on the author of *Qi Lin bayin*.] *Fujian Shifan Daxue Xuebao*.

Zhu, Weigan 朱維幹. 1980. *Fujiānshǐ gāo* 福建史稿. [Draft on the history of Fujian] Fuzhou: Fujian Jiaoyu Chubanshe. 2 vols.